



音樂盒

重複的樂

不難想像，我是一個多麼喜歡逛文具店的人。無論是三層樓的大型文具店、舊式屋郵店，還是街巷裡只有一條窄窄通道的小店，只要是文具店，我都滿有衝動去逛一逛，哪怕是逛兩分鐘也好。

這是一種近乎強迫症的重複，而我在重複之中尋見熟悉的喜樂。這份「熟悉的喜樂」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得來的呢？或者是源於那一家「什麼都有文具店」。

從前，爺爺家附近有一家什麼都有的文具店，有各種各樣的文具、紙品，還有（不知是真是假的）外國郵票、玩具，等等等等。母親會讓我自由自主的在裡面尋寶，除了一个區域——玻璃區。玻璃區之名，主要是說此區貨品一律易碎似玻璃，包括真正的玻璃飾品、瓷器、茶具，還有音樂盒。

每次來到這文具店，我都會小心翼翼的來到玻璃區，扭動同一個十二角形的透明音樂盒，聽同一首歌，感覺就像在森林裡藏了一件寶物，間中回來審視欣賞一回。

作為一物，音樂盒有一個奇異的特性，它近乎沒有任何實用的功能，而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作為一份禮物。
一五八三年，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 (Matteo Ricci)

第一次來到中國，後來到訪廣州、韶州、南昌、南京一帶，並於一六〇〇年赴京，給明神宗送上禮物。

利瑪竇的禮物有《聖經》、《坤輿萬國全圖》（即世界地圖）、自鳴鐘，以及一部發出音樂的機械，稱之謂「八音琴」，乃是中國史書記載最早傳入中國的音樂盒。

無論是機械式八音琴，還是現在的音樂盒，其發聲的基本原理，一直沒有什麼大變化。聲音來自於機芯，而機芯主要由音梳、金屬圓筒、發條三個部份組成。

音梳，長得像梳子一樣，由長短不同的鋼製簧片組成，做成不同的音階，較長的是高音，較短的是低聲；金屬圓筒，就像五線譜，圓筒上方的突起物就是音符，用來撥動音梳，發出指定的音；發條，則產生動力來運作各種齒輪組合，打動金屬圓筒持續旋轉，進而以突起物撥動音梳，產生連貫的音樂。

機芯，置於共鳴盒之中，透過盒內空間產生共鳴，放大聲響。在「什麼都有文具店」裡，我喜歡的音樂盒便有一個透明的共鳴盒。我扭動了發條，看著金屬圓筒撥動音梳，發出一粒一粒的音，慢慢的動，慢慢的減慢，到將要發出的下一個音，因為動力不足而沒有發出，靜止。那是

一種未完成的圓滿，待我下次來重溫這段音樂。

這一個重複重溫的活動，在童年時佔了我好一陣子的時間，直至有一天，那音樂盒被人買走了。

有一些物、事，或人，每一次遇上，每一次見面，都可以帶來輕巧治癒的快樂，那一種快樂並不震撼，淡然而重複，我們往往以為如此重複的樂得來容易，直至失去，我們才明白了一點什麼。